

拔白旗

大躍進歲月裏的知識分子

張錫金 著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張錫

九思實錄書系

1328477

贈

淮
陰
師
範
學
院
圖
書
館

拔 白 旗

張
錫
金

二
〇
一
〇
年
十
月

大
躍
進
歲
月
裏
的
知
識
分
子

張
錫
金
著



淮陰師院圖書館1328477

時
代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2010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intellectuals

By Zhang Xijin

Tim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Limited Co.,Lt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July, 2010

版權所有 翻版必究



九思文化

九思實錄書系

拔白旗——大躍進歲月裏的知識份子

著 者：張錫金

出 版 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701 號番發大廈 22 字樓

電子郵箱：times_hk@126.com

香港發行者：香港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248 號荃灣工業中心 16 樓 1609 室

臺灣發行者：臺灣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 235 巷 6 弄 6 號 2 樓

出版日期：2010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價：HK\$158.00/NT\$650.00

ISBN：978-988-19142-8-6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我公司調換

*本書觀點不代表本公司意見

Tim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Ltd.Does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viewpoints in this book.

001 | 第一章 “鋼鐵元帥升帳”

- “先向共產主義過渡” /2
- “贊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 /6
- 各路諸侯放歌 /17
- 20世紀的童話 /22
- “百分之一土爐子出鐵，就算插上了紅旗” /38

043 | 第二章 建立“烏托邦”

- “烏托邦”的興起 /44
- “吃飯不要錢” /49
- “把總路綫的紅旗插遍全國” /55
- 領袖們巡視各地 /58
-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66
- “按作物產量評教授” /81

091 | 第三章 文化科技放衛星

- 文藝創作放衛星 /92
- 理論研究創奇迹 /101
- “人人能寫詩” /107
- “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 /117
- “超過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122
- “拔掉銀幕上的白旗” /128
- “拔掉音樂界白旗” /135
- “把紅旗插到醫學領域每一個角落” /140

153 | 第四章 “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 教育方針的出臺 /154
- “勞動是一門必修課” /162
- “編寫出自己沒有學過的書” /173
- “把紅旗插到教學業務的心髒裏去” /184

209 | 第五章 古與今之辯

- “這是兩條路綫的鬥爭” /210
- 學生擔當辯論的主角 /221
- 沉默的不自由 /234
- “砍掉考據學的白旗” /242
- 一個一個的過關 /265

273 | 第六章 交心：自我改造公約

- “自我改造的先進形式” /274
- “堅決做左派” /282
- “向左轉，快快跑” /290
- “我的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299
- “要向勞動人民投降” /311

325 | 第七章 交心：白與黑

- 高潮迭起 /326
- 一步步轉變 /339
- 交心百態 /348
- “送西瓜” /361
- “交出了 10153 條黑心” /368

375 | 第八章 交心：個人主義之累

- “個人主義是知識分子的特征” /377
- 教育界的自貶 /383
- 文化界的檢討 /408
- 褻瀆親情的反省 /421
- 白色旗幟，人人有份 /426

435 | 第九章 交心：紅專規劃

- 群體性紅專規劃 /437
- “興無滅資是個人規劃的紅綫” /447
- 加速成左派 /459
- 紅色、粉紅色、灰色、白色 /476
- 拔掉小白旗 /486

495 | 第十章 心理學界的瘋狂

- “拔掉心理學領域中的白旗” /496
- “他是教育戰綫上的一面白旗” /513
- “拔掉普通心理學實驗這面白旗” /520
- “拔掉心理學教研組的白旗” /525
- “‘活教育’是一面白旗” /528

541 | 第十一章 數學界的風波

- “數學領域裏的一面白旗” /542
- “資產階級的白旗在黨內的代表” /555

571 | 第十二章 中國科學院：“三面白旗”

- “拔掉古史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白旗” /572
- “古典文學選本中的一面白旗” /587
- “中國文學史研究中的白色大旗” /599

613 | 第十三章 燕園悲歌（上）

- “拔除資產階級反動的新人口理論的白旗” /614
“哲學界樹立的一面白旗” /631
“白旗幌動，貽害無窮” /648

667 | 第十四章 燕園悲歌（下）

- “中文系白專道路的旗幟” /668
“批判漢語語法研究中的資產階級觀點” /680
“讓紅旗在古典文學教學領域中高高飄揚” /692
“新文學史陣地上的白旗” /700

709 | 第十五章 黃浦江畔紅旗飄

- “歷史學界的大白旗” /710
“批判歷史地理學方面的資產階級思想” /721
“《中國文學發展史》是一面白旗” /736
“在語言學中插上紅旗” /748
“《文學的基本常識》是一面白旗” /752

757 | 第十六章 紫金山麓展紅旗

- “史學陣地上的白旗” /758
“他的研究大部分是沒有用處的” /765
“為資產階級的黑臉擦上了白粉” /771
“你的腳跟站在資產階級一邊” /780

后記（張錫金） /788



拔白旗

大躍進歲月裏的知識分子

第一章 “鋼鐵元帥升帳”

- “先向共產主義過渡”
- “贊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
- 各路諸侯放歌
- 20世紀的童話
- “百分之一土爐子出鐵，就算插上了紅旗”



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毛澤東的强大權威得到了一次充分展示的機會，從而使其心理上獲得一種勝利者所有的滿足感。中國思想界已經實現了“輿論一律”，敢于發表不同意見的人，頭上戴上了易識別的右派分子帽子，一個個都耷拉下了腦袋；六億人口的泱泱大國進入只能復述一個人聲音的年代。這些都為政治家試圖在新的一年裏實現烏托邦式共產主義的構想作了思想上的鋪墊。

“先向共產主義過渡”

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乘風破浪》的社論，認為，過去的一年中開展的全民性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是繼1955年和1956年基本上完成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后的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革命。整風運動是推動一切工作的動力，應該把整風運動作為“提起一切工作的綱”。社論提出，在中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起，還要10年到15年時間。要在這段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然後，再用20年到30年時間在經濟上趕上和超過美國，以便逐步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當前，人們必須徹底糾正那種落后于客觀實際的思想狀態，鼓足干劲、力爭上游，掃除消極、懷疑、保守的暮氣，乘壓倒右派、壓倒官僚主義、壓倒保守思想的共產主義的東風前進。

毛澤東對這篇體現他的意圖的社論十分贊賞。他與《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時說：社論寫得好，題目用《乘風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慤就說過“願乘長風破萬裏浪”。我們現在是要乘東風壓倒西風，15年趕上英國。

北京，春意盈然。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舉行的春節團拜會上說：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生產高潮。以前沒有解放，一部分上層建築、一些環節有錯誤、缺點，生產關係上不完善，因為整風，就改善了，改掉了，破壞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較好的……這樣群眾就高興了。高興了，就來一個生產高潮。

毛澤東提出在15年內趕上英國的口號，近因可追溯到兩個月前。

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接受蘇共中央的邀請，率領中國代表團離開北京前往莫斯科，參加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0周年的一系列慶典活動。11月6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慶祝大會上宣布：根據初步草案，約在15年內蘇聯的工業品產量可以達到這樣的水平：鐵礦：2億5000萬到3億噸；生鐵：7500萬到8500萬噸；鋼：1億到1億2000萬噸；煤6億5000萬噸到7億5000萬噸；石油：3億5000萬到4億噸；在15年內，蘇聯不僅能夠趕上、並且能夠超過美國目前的重要產品的產量。“蘇維埃國家現在處在自己歷史發展的新階段。我們這裏已經為過渡到共產主義建設的更高階段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創造了一切物質前提和精神前提……我們有一切根據宣布，共產主義已經不是遙遠的未來的事情，共產主義的光輝宏偉的大廈正日益清晰地在各族人民的眼前顯現出來”。毛澤東從赫魯曉夫的講話中受到啓發，將世界上第二強國——英國作為比賽的對手。他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宣布了中國的目標：“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26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對於毛澤東的這種雄心壯志，赫魯曉夫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說：毛澤東的目的很明顯，他想如果他能夠在15年內與英國并駕齊驅並且開始趕上美國，那他就能夠把列寧的黨遠遠拋在后面並且超過蘇聯人民自十月革命以來所取得的全部進展。（參見《最



后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第419頁，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

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的宏偉設想得到中共高層領導者們的贊同和支持。

1957年12月2日劉少奇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時宣布：“我國工人階級和我國人民在今后10年到15年內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實施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在15年後，蘇聯的工農業在最重要的產品的產量方面可能趕上或者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期間，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那樣，社會主義世界就將把帝國主義國家遠遠地拋在后面。”（《人民日報》1957年12月3日）

據有關統計資料提供的數字是，1957年的人均國民收入：美國為2331美元，法國為1304美元，蘇聯為612美元，中國為53美元。

但是，在為激情所鼓舞的政治家那裏，這樣如此明顯差距的數字也許並不重要，人的腦袋瓜子是最重要的，只要揮一揮手，拍一拍腦袋，想要什麼，就有什麼，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把全國大躍進的熱潮推向高峰。會後，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陸續離開北京到全國各地視察，了解情況，發表講話，給群眾鼓舞士氣。7月5日，劉少奇在視察石景山發電廠時對工人群眾發表演說：現在苦干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干幾年，就不那麼窮，那麼落后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碳明年可以超過，電要慢些。15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15年，7、8年就行了。又說：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

要好久，你們大多數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8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文章瀟灑地寫道：“中國正在以宇宙飛行的速度奔騰前進。不久以前，農村五十來歲的人們還在擔心自己可能看不到共產主義的美好時光，現在，八十、九十歲的老人們都喜笑顏開地堅信自己能夠享受到共產主義的幸福。”

在東方地平線上，共產主義的“海市蜃樓”正在時隱時見，吸引着千千萬萬中國人昂首觀賞。

中國的躍進形勢也需要讓外國的朋友知道，希望得到輿論上的支持。1958年8月初，赫魯曉夫到中國訪問，毛澤東就國際問題發表意見后，便向這位老朋友介紹了國內大好形勢，談到中國出現的大躍進。但是，赫魯曉夫對此並不感興趣，不免話中帶刺地說：“你們這個大躍進，我們還是不理解。我們認為這是超越階段的做法。”毛澤東又把話題引到了正在興辦的人民公社上，說：“這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的，不是我們從上面布置的。”赫魯曉夫仍然搖頭，搬出了談判場合常用的外交詞令：“這些我們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們自己清楚。總之，你們這兒搞的一切都是中國式的，你們比我們更清楚。”赫魯曉夫究竟是故意的佯裝不懂，還是要給東道主毛澤東留個面子？兩位政治家彼此胸中有數。一道難題在有禮貌的說說笑笑中滑過去了。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究竟是蘇聯，還是中國先過渡到共產主義，又成爲一個爭執不休的熱門話題。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中國有6億人口，人多總要做事，吃了飯就要干社會主義，無非是搞工業、農業、文化科學嘛！十幾、二十年就可以趕上世界上一切國家，還可能超過美國。他在談到與蘇聯的關係時說：“因爲學生是先生教出來的，學生應當比先生強，后者居上嘛！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比蘇聯提前到來。”（參見李銳：《“大躍進”親歷記》第293、346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毛澤東對於蘇



聯這位“老大哥”近年來所採取的大國沙文主義態度並沒有公開表示不滿，是出于禮貌，還是謙虛？他耐心地給那些迫不及待要跨入共產主義的人作解釋、說服：

現在我們有些人、有些縣總是好搶先，提出要先進入共產主義。其實，要先進入共產主義，應該是鞍鋼、撫順、遼寧、上海、天津。中國先進入共產主義，一個是對國際共產主義不利，中國比蘇聯先進，跑到蘇聯前頭，看起來不像樣子。我們一定要蘇聯先過渡，我們無論如何要后過渡。你上半年過，我下半年過，你過我也過。我們先過渡，蘇聯臉上無光，全世界無產階級臉上無光，形勢逼人，逼他快些過渡。毛澤東還幽默地說：如果我們先過渡怎麼辦？還是挂社會主義招牌，行共產主義的實質，有實無名。

中國人的一只腳似乎已經比蘇聯人先跨進共產主義的門檻了！

“贊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對於中共中央高層領導的思想是否完全的統一非常關注。1956年，他的一些急躁思想觀點受到抵制。因此，要把對他的急躁冒進情緒作過批評的中央高層領導人的思想認識扭轉到他的思想軌道上來，這樣，毛澤東決定發動一場批評反冒進的錯誤，以清除思想障礙。

1958年1月11日—22日，毛澤東在廣西省南寧主持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地方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即南寧會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中央領導人和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廣西等省省委第一書記以及西南、西北、東北、華東、華北等大區的主要負責人李井泉、張德生、歐陽欽、柯慶施、劉仁等參加了會議。

這次會議對曾經批評冒進的人進行反批評，而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成爲一個重要的突破口。

1956年初，中央一些同志發現不少地方和部門的基本建設指標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造成財政赤字，原材料供應非常緊張。這使周恩來深爲焦慮不安，感到這種冒進的傾向應該遏制。高指標完不成，國務院難辭其咎。反冒進的責任落在周恩來的肩上。從1956年1月下旬起，周恩來數次在會上呼吁：“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90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不要搞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爲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計劃，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他和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等採取措施，壓縮指標。5月1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提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這年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爲6月份召開的一屆人大會議起草文件，主要是預算報告問題。就在這次會議上明確中國經濟發展實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

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指示陸定一，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就反對“兩個傾向”問題代《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陸定一接受了這個任務。雖然他沒有分管過經濟工作，但從他了解到的情況，已經看到了急躁冒進的苗頭，也覺得這種情況對經濟建設可能造成不利的後果。6月1日，陸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傳部長座談會上說：反對右傾保守，現在已高唱入雲，有必要再提一個反急躁冒進。中央要我們寫篇社論，把“兩個主義”反一反。

這篇社論原由《人民日報》編輯部起草，在中宣部討論時陸定一認爲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請示劉少奇，劉少奇要他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親自組織中宣部的同志起草。中宣部的王宗一執



筆撰寫出初稿，並多次討論、修改，題目定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由陸定一送劉少奇，然後又送胡喬木。陸定一刪去了頌揚反保守主義的幾句話，在“農村的掃盲工作也是突出的例子”這句話中，在“也是”後面加了“急躁冒進的”五個字。劉少奇作了幾處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語氣，以揭示冒進的危害性。劉少奇改完後批示：“主席審閱後交喬木辦。”周恩來審閱了稿子，作了修改。胡喬木在修改加工時，又補充幾個急躁冒進的例子，其中一個是：“雙輪雙鐮犁的計劃定的太高。沒有考慮到南方水田的條件，以致在南方許多地方大量積壓。”

陸定一修改中加上的突擊掃盲的例子和胡喬木補充的雙輪雙鐮犁的例子，在當時是比較敏感的兩件事。因為“農業發展綱要”規定，從1956年，5年到7年內基本掃除城鄉居民中的文盲（以識字1500個以上為準）。在批判“右傾保守”、“提前實現工業化”的膨脹空氣下，實現這個目標的時間，到某些省裏變成了4年和5年，到某些縣裏又變成了3年或2年，有的農村變得更短。事實上，不僅將5年到7年任意縮短是冒進，“綱要”規定的5年到7年掃除文盲本身也是冒進。

6月12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預算報告（草案）時說：反保守的好處已經說過了，但也帶來了一些不實際的主觀主義的要求，帶來了急躁冒進。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全面發展。去年12月以後冒進就冒了頭，因此，現在的情況和去年不同了，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冒進了！如果冒進繼續下去，又會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人民日報》社論體現了周恩來講話的精神。

毛澤東在這篇社論最後定稿送審的清樣上有他的名字處劃了圈，只寫下“不看了”幾個字。而這三個字既不是意味着表示同意，也不是明確地表示反對，其中的意蘊是什麼？可以由不同的

謎底去揭示出它的答案。這一小小的伏筆，并未引起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注意，惟有毛澤東本人胸中有數。

在南寧會議過程中，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大會印發了一些反冒進“錯誤”的材料。其中有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李先念在第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以及周恩來1956年11月10日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同時還印發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等。

6月2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分析發生盲目冒進傾向的原因時說：

“這主要是由于我們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沒有運用辯證的方法，沒有從事物的復雜的矛盾和聯系中去全面地觀察問題，只從一個方面、一個角度去看問題，就把許多問題看得太死、太絕對化。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對實際情況了解得不够，心中無數，有盲目性。在這種情況下，處事情當然就容易偏于一面，發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義之后，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后，在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面性，他們以為既然要反對保守主義，既然方針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執行四十條，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并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即把一切事情辦好。這樣由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當然免不了要犯錯誤。”

毛澤東把《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作為中央高層領導中一些同志“反冒進”的證明。社論還說：“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思想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今后我們當然還要繼